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再續小八義  
第三十四回 太監傳旨罪魁漏網 鐵牛落難絕處逢生

唐鐵牛到府門外去接旨，皇上派來的大太監，要押三個盜玉璽的響馬到宮中去審問。唐鐵牛心裡核計，怎麼皇上要把三個響馬押去審問呢？狀元和阮英還都沒在家，準是他們進宮見了皇上了，皇上覺得案情重大，把響馬押到宮裡要龍樓御審，不是這樣，皇上也不能傳旨啊！對，是這麼回事。「我說公公千歲呀，用不用我們幫著把響馬給押去？」

「不用啦，不用啦，東京汴染城門早就關了，再說街上有不少巡邏的，就不麻煩你們啦。快把這幾個響馬押出來！」

「遵旨。」

唐鐵牛吩咐家將，把趙玉、奚金哥、奚銀哥就推出來了。奚金哥一瘸一拐的，被唐鐵牛給打的呀。唐鐵牛說：「把奚銀哥好好給我捆結實了，把他胳膊用鐵絲給他擰上，省得他路上跑了，這個小子會解索法。」大太監說：「他跑不了，你們就放心吧！路上是萬無一失。把他們押走吧！」

大太監押著這三個響馬走了。唐鐵牛站到府門這，一直看著沒有影子了，他才回府。來到客廳，他還在琢磨：這裡頭能不能有事呢？阮英和狀元他們進宮，根據這個時間，有點太快啦。哎呀，不能出事啊？唐鐵牛等他明白過來，再到府門外，人早就沒了。唐鐵牛又回來剛坐在客廳，周景龍跟阮英回來了。

阮英說：「三哥，這幾個響馬都押好了嗎？我們到駙馬府見了駙馬呂剛了，駙馬說他一會兒就到，他今天晚上要親自審問。」

唐鐵牛一聽：「什麼？我說猴啊，你再說一遍。」

阮英說：「怎麼著，出事了嗎？駙馬千歲呂剛今天晚上親自到這，要審問這幾個響馬。」

「哎喲，可糟糕了。」唐鐵牛氣得在屋裡頭直蹦，「啪啪」給自己倆嘴巴，「可完嘍，這響馬被人家給救走啦！」

阮英一把把唐鐵牛抓住了。「三哥，你過來。怎麼著，你說清楚，被誰給救走了？」

「猴啊，」是這麼，這麼，這麼回事。

周景龍當時一聽，也是大吃一驚。「你看準了嗎？那道聖旨，真是萬歲傳的旨意嗎？」

「哎，那旨意是一點錯都沒有哇！你們先別問我，我去追。」唐鐵牛一蹦就出大廳了。由打大廳外頭，一跌腳他就上房了。

阮英在後頭就跟出來了。「回來！下來！唐鐵牛，你要幹什麼去？」

「我去，我去把這幾個響馬拿回來，我追那個假傳聖旨的。」

阮英說：「他們走了多半天了？」

「有工夫啦。」

「你給我下來，你還能追得上嗎？」

唐鐵牛又蹦下來。阮英把唐鐵牛叫到了客廳。

周景龍也說：「三哥，別著急。事也出了，著急也沒用。咱們慢慢研究研究，到底是怎麼回事。三哥，傳旨意的那個太監，「你見著沒有？」

「哎，沒見著過呀。」

阮英說：「他那個模樣，你還能認得出來嗎？」

「他那個模樣，這小子是癩太陽穴，薑黃臉，還有點大下巴。四十來歲吧。」

阮英在腦袋裡一過，一琢磨：這是誰呢？他們不能不往蔡京身上核計，肯定這又是奸臣做的扣。看起來，這幫響馬不好對付哇！「三哥，算啦，光著急也沒有用。」

正說話的時候，駙馬千歲呂剛來了。大伙把駙馬接進來，跟駙馬一說，駙馬點了點頭：「看起來，此事確乎來頭很大，一般的人，怎麼能有聖旨呢？起碼說，都是這上層人物。就是上層人物當中，要有聖旨的，也寥寥無幾。咱們估計的不錯，肯定是蔡京乾的。但是，現在咱們沒有證據呀。我看，咱們先出殯吧，劉秀香和蓋嬌娘不能總在府中。就是呆多久，也得入葬啊！叫她們入土為安吧。阮英，長青，你們看如何？」駙馬也是商量的口吻，因為與長青、阮英有直接關係。

長青跟阮英一抱腕：「駙馬千歲，就依你老人家吧！」

駙馬說：「那麼明天就出殯吧，人不要再在府中放著了。」

周景龍說：「多謝師父！」

呂剛說：「我走啦，天也不早了。等把喪事辦完了，我再到這來。咱們再商量，追究這個假聖旨是誰傳的，要把這個事追出來，那也就真相大白啦。我走了。」

「送恩師。」

駙馬爺走了。第二天一早晨，屋裡頭就忙亂起來了。準備了兩輛靈車，上頭是龍頭鳳尾的大棺罩。唸經的和尚老道，有好幾幫；吹鼓手，有好幾撥，換班吹。府裡頭，家奴院公、丫鞋婆子，全披麻戴孝。就是小八義弟兄們，馬鞭上也都拿白布纏了。外頭，家奴院公們舉的那個紮紙活，起碼就占了一趟街。雪花銀柳，金童玉女，什麼車馬牛驢，還有那樓台殿閣。那年頭，沒有冰箱，彩電，要不然連冰箱彩電都紮上了。頭前有家奴院公，還有官兵開著路。後邊是兩輛靈車，小八義弟兄就跟隨在後。狀元府的女眷們，全坐著車，鐵金定，鄭翠萍，陳清秋，齊愛蓮，這些人在車上哭哭涕涕。頭前吹著哀樂，這個車隊就直奔西門來了。這行靈柩隊伍，有五百多人。

出了西門，就簡直往西走。在城裡的時候，看熱鬧的很多，剛一出城也有圍觀的不少人，等他們走出老遠擊啦，就路靜人稀了，前面是遍野荒郊了。狀元府早就派出去人了，把坑已經早挖好啦。

他們的靈柩隊伍還往前走著呢，就看在旁邊的樹林子裡，「嘩——」出來有二三百人，個個拿刀槍棍棒，當中為首的就是金翅大鵬蓋世英。手裡拿著一對護手鉤，他把護手鉤往左右一分，嗓音洪亮衝著前邊靈柩的隊伍，他吶喊了一聲：

「呔，叫你們南路招討使阮英眼前答話。」

這靈柩隊伍就不敢走了。前邊出來這些群賊，整個站了一排，把隊伍給擋住了，趕忙稟知阮英。阮英就來到了前面，由馬上跳下來，單刀沒亮。阮英站到金翅大鵬蓋世英的面前。

「蓋寨主，但不知叫我阮英有阿話講？」

蓋世英說：「阮英，我還是當初那句話，你把我女兒的靈車留下，我要見我女兒的屍首。」

「大寨主，我也是當初那句話：不行！那是我嫂嫂，馬上就黃金入櫃，入土為安，我們就要下葬了，怎麼能把屍首交給你呢？」

「阮英，你今天若把靈車給我留下。咱是兩來無話，你今天要是不把我女兒靈車留下，休怪我蓋世英不仁。」

阮英說：「那麼你想怎麼樣呢？」

「那我就來呀，搶靈車！」

他吩咐一聲，兩旁這些賊，「嘩——」就上來了。阮英也趕忙傳令：「殺！」阮英眼睛都紅了，「怎麼，你們敢搶靈這還了得？」阮英一想：今天就跟你們決一死戰啦。

這幫當賊的裡頭，有綠袍僧了然、奚金哥、奚銀哥，包括阮英的師弟趙玉也在裡頭呢。唐鐵牛一看，現在驗證了，聖旨是假的，他們都在這呢。這裡邊還有韓芳、韓亮、青蠟子杜剛。這些人一擁而上，就跟官兵殺到一處。齊愛蓮、陳清秋、石長青、花雲萍、徐文彪等都亮兵器，跟響馬戰到一起。

今天，要是把他們打退，棺槨就能夠下葬，給她們入土為安，弄不好，靈車就被他們搶走了，那我們也太丟人啦。阮英今天也豁出個去啦。周景龍後邊有安排，他叫大哥尉遲霄、二哥孔生、大嫂鐵金定和妻子鄭翠屏，帶領一些官兵，前面開路，同時又命人回去調兵。

前邊殺得死屍橫躺，鮮血片片，這響馬死的也不少啦。小八義弟兄的身上，有的也帶傷啦。唐鐵牛看著：我把他老奶奶的，這賊人來的也不少啊！奚金哥、奚銀哥我打不過他們，我得找一個沒能耐的去打。不管怎麼樣，我得抓住一個，打死兩個，我好將功折罪呀！你別看我狀元兄弟和阮英沒怪我，我心裡總覺著不是滋味。唐鐵牛一看：哎，那有個女的，我跟女的打准行。對，我就對付她。唐鐵牛把鐵棒槌拿出來，他就蹦過去了。

「呔，咱倆嘎拉嘎拉！」

這個女的，不是別人，正是桃花女今世貴妃蔡小紅，手裡拿著一對鴛鴦寶劍，一看前邊來了個姪子：「我的媽呀，你怎麼長得這麼難看呀！你給我站起來。」

「放屁！我就這麼高，還往哪站？我說你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我呀，人稱桃花女，我叫蔡小紅，你叫什麼名？」

「我姓唐，叫唐鐵牛，大號唐永豐，外號金錢豹。聽說過沒有？三將軍。我告訴你說，一個女流之輩，你只能描鸞畫鳳，你還能打仗嗎？今天你看見設有，我們來多少官兵啊！你們這幫人，一會兒都把你們斬盡殺絕。你是個女孩，趕快服綁。你要是不服綁，我就把你打死。聽見沒有？」

「嘿，你真是說人話也不看時候，你不看看你姑奶奶是誰嗎？」

「嘿，你只不過是一個女賊唄，你姑爺我也不在乎你。」

「什麼話？」

「你什麼話？」

「我是你姑奶奶。」

「我是你姑爺爺。」

「小子，你胡說！」

「一點不胡說，姑奶奶姑爺爺就是兩口子。」

「喲。你看劍！」

蔡小紅「刷」的一劍奔姪子刺去。唐鐵牛連躍帶蹦，跟蔡小紅就戰到一塊兒了。你還別說，桃花女一看這姪子，他那個棒槌沒看如何，他這一蹦可真夠戩，他把你忙活的心沒底。

蔡小紅跟唐鐵牛這正打著呢，聽有人嚷：「小姐，別害怕，有我們哥倆幫助你。」唐鐵牛一看，正是奚金哥、奚銀哥。哎，我的媽呀！這倆小子要是把我抓住，我還好得了嗎！「小子，別看你們人多勢眾，來多少，我抓多少。」唐鐵牛還吹呢。說著話，這哥倆就過來了，擺刀刺唐鐵牛。唐鐵牛招架了兩下子。心想我可能不能再打啦，他們仨合一塊兒，我還能打得了嗎？我呀，撒丫子快跑吧！唐鐵牛是連躍帶蹦，往西邊跑了。

奚金哥看見唐鐵牛，眼睛都氣紅了，非把這姪子抓住不可。連蔡小紅也說：「一定把他抓住，這小子太壞了，剛才他找我便宜。」奚金哥說：「這是他們狀元府最壞的唐姪子。追！」

唐鐵牛在頭前他上樹了，由這個樹蹦到那個樹，由那個樹蹦到那個樹。他怎麼也拉不下這三個人，奚金哥、奚銀哥都是飛賊，蔡小紅別看是女的，那腿上功夫也不善哪，就全跟上來了。唐鐵牛為什麼上樹呢？他心想：我在高處裡，遠處的弟兄還看不見我嗎？他心裡也想：你們都瞎呀，怎麼不來救我呢？他沒想，那離這有多遠，並且眾人都在廝殺。唐鐵牛在樹上，正往前蹦呢，桃花女在手上拿出一條走線飛抓來，對準了唐鐵牛就扔上去了。「啪」，把唐鐵牛前邊那個大帶就給抓住了，飛抓像個人手似的。一見東西它自己就扣上。「叭叭」，唐鐵牛一看，「哎，完啦！」唐鐵牛這陣兒把鐵棒槌早就掖在屁股上了，他心想我勁兒把

她飛抓給它拽折了吧。那能拽得折嗎！唐鐵牛一抓這飛抓的繩，他想拽折，人家下邊一使勁，「下來！」唐鐵牛就被人家給拽下來了。「撲通」「玩完啦！」奚金哥、奚銀哥人家哥倆，兩三步就躍到跟前，把刀一舉：「別動！唐姪子，動一動就要你的命！」

「別張牙舞爪的，大將軍常勝常敗，勝敗乃兵家之常事。人這一輩子，管騎馬管跌跤，磕磕碰碰那都是有的。你就是把我抓住殺了，我死了感覺也光榮，我這叫為國盡忠。再說，你們好幾個人把我抓住，算什麼英雄？」

「鏗小於，死到臨頭啦，你還在這吹牛腿呢，把他綁起來！」

奚金哥在唐鐵牛身上解下大帶子，就把唐鐵牛給綁上啦。桃花女把飛抓揣在身上。

「二位義士，把他宰了吧！殺完了我們再過去看看去。」

「對。唐姪子，我要想殺你，我手起刀落，你腦袋就掉了。」奚金哥說，「我還不能輕易舉地殺了你，因為你太壞。你不是說了嗎，給我準備那個什麼『外五刑』，什麼『皂王爺上天』，還『交朋好友』、『洞房花燭夜』，又是什麼『無女散花』，你小子那幾招挺損。你不是沒給我用上麼，這回我給你用上！」

唐姪子一想：我那是吓唬他呀，這當賊的可是賊狠賊狠，他要把那幾招真給我用上，那就把我折騰死了。「小子，你隨便。」

「唐姪子，你願意在哪死吧？」

「給個痛快吧！」唐姪子也知道，弟兄們一個也趕不來了，我已經離他們很遠了。

奚金哥說：「你走不走啦？要是不走，我這陣兒沒工夫再給你動刑了，我就在這送你上西天吧！」

唐鐵牛一看，前面有棵大樹。他一核計，好死不如賴活著，我今天就這麼被他給殺了嗎？「奚金哥，我打算方便方便。我已經要死的人了，我沒別的要求，我想拉屎。」

奚金哥說：「你怎麼那麼些事啊？」

桃花女一聽：「唉。真噁心人。姪子，你要死了還這麼囉嗦。」

「那怎麼的？我方便方便還不行？」

「好好。」奚金哥說，「行。你就在那吧，我們看著你。」

「你綁著我，我怎麼方便？那你把褲子給我解開。」

奚金哥這個氣呀。「我給你解。」奚金哥給他解褲子：「你就在那吧，挨著大樹那。」奚金哥跟奚銀哥都站到樹外，桃花女也在旁邊。

「哎，我說那女的，我是男子，我在這方便，你在那好意思嗎？」

桃花女被他說得臉都紅了。我的媽呀，這小子真損。「你們倆在這看著吧，我走啦。」桃花女走了。

奚銀哥也說：「哥，一會兒你把他殺了就算啦。我也到那邊，看看情況怎麼樣。」奚銀哥跟著桃花女也走了。

奚金哥把刀在手裡壓著。「姪子，怎麼樣了？」

唐雎子也就蹲到那了。他心想：我磨蹭時間，拖一會兒是一會兒。哎呀，唐鐵牛啊，我還不到三十歲，真就死了嗎？他正在這蹲著呢，他哪有大便。樹後頭有人說話：「不要手紙嗎？」

「啊，誰？」他回頭一看，由樹後走出來一個要飯的老花子來。手中拿著打狗的棗條。

「哎喲——」唐雎子認識，「老朋友，你可來了，快救我，外邊那小於要殺我。」

「唐將軍，我是要飯的，我哪有能耐，我能救你嗎？」

「哎喲，您有能耐，您上前把他趕跑了就行。您兒子找著沒有哇？」

「沒有哇！要找著我還能這個樣子嘛！」

「唉！老爺子，您少說別的吧，快救我的命吧！」

「唉，我從來也沒打過架呀。我就過去看看吧。打不了他，我還不會跑嗎？」

「老爺子，最好您別跑。」唐鐵牛這看著，這要飯的老花子就來到奚金哥的跟前，奚金哥這陣，他擺刀剛想過來，這個老花子已經出來了，把奚金哥給迎住了。

「啊，老花子走開！你這不是狗拿耗子多管閒事嗎？他呀，是我最大的仇人，我一定得把他殺了。你走開！」

「別，別，別，大天白日的，他是做官的，你殺了他，不怕擔罪嗎？」

「老花子，你知道這是怎麼回事？」

「我什麼也不知道，我就知道不能隨便殺人。這麼著吧，我已經趕上啦，你就高抬貴手吧！怎麼著我也不能看著你把他給殺了。」

「我說老花子，你活膩味啦？你是不是想給他當個墊背的？那我就先宰了你。「刷——」奔老花子就是一刀。

老花子一閃，他連著好幾刀。別說殺老頭，連身邊他都靠不上。奚金哥者都沒看清楚這老花子是怎麼躲的。哎呀，這老傢伙夠快的啦！奚金哥一想：我怎麼能跟他在這戀戰？唐雎子在後面他要跑了怎麼辦？我這回怎麼也不能把唐鐵牛給放了。我用刀殺不了這個老小子，我用緊背低頭連珠弩吧。他一低頭，「啪啪啪」就迸出三根弩箭去。這三隻弩箭，奔著老花子就打來了。這老花子不慌不忙，穩穩當當，身子往後邊一仰，就躺到地下了。奚金哥這三棵弩箭打空了。奚金哥還沒等緩過勁兒來，這老頭多快呀，他是施展的草上青蛇的功夫，躺地下兩隻手支撐著地，兩個腳後根一使勁，就像蛇躡一樣，就躡到奚金哥的跟前了。手裡的那根打狗棍子根本沒扔，「啪！」照著奚金哥的左腿，就打過來啦。「哎喲！」正好打在奚金哥左腿那個麻筋上，疼得奚金哥倒退了好幾步。

「老花子，你是什麼？」

「我問你是什麼人？」

「我人送外號鑽雲燕子，我叫奚金哥。老匹夫，你敢跟我動手？」